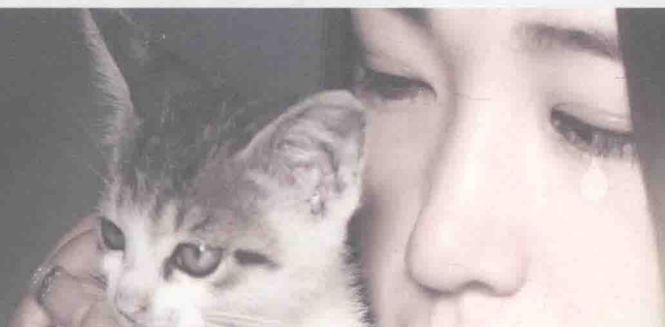


凉生

我们可不可以不忧伤

小米
乐著
LEXIAOMI WORKS



YOU HAVE

自从你离开，我的生命里就剩下两件事情可做：寻找你，和，等待你。

LOVED

ENOUGH

凉生，别来无恙。

注定席卷一个时代的深爱神话 感动回归！
不要错过我对你的想念。

首次曝光 意外揭秘前情旧事 & 解开《凉生3》
下落之谜

浙江文艺出版社
ZHEJIANG ARTS PRESS

男主程天佑
精美漫画海报
随书敬献
限量发行

凉生

我们可不可以不忧伤 2

乐小米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凉生, 我们可不可以不忧伤. 2 / 乐小米著. — 北京: 新世界出版社, 2012.5

ISBN 978-7-5104-2334-5

I. ①凉… II. ①乐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067997号

凉生, 我们可不可以不忧伤2

策 划: 北京记忆坊文化

作 者: 乐小米

责任编辑: 杨雪春

特约编辑: 紫 木

责任印制: 李一鸣 冯宏霞

装帧设计: 居 居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路24号 (100037)

发行部: (010) 6899 5968 (010) 6899 8733 (传真)

总编室: (010) 6899 5424 (010) 6832 6679 (传真)

本社中文网址: <http://www.nwp.cn>

本社英文网址: <http://www.newworld-press.com>

版权部: +8610 6899 6306

版权部电子信箱: frank@nwp.com.cn

印刷: 北京朝阳印刷厂有限责任公司

经销: 新华书店

开本: 670×970 1/16

字数: 150千 印张: 14

版次: 2012年5月第1版 2013年2月北京第9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78-7-5104-2334-5

定价: 23.00元

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客服电话: (010) 64813793

程天佑：

很小的时候，我听过一句很美丽的话。

他们说：蝴蝶飞不过沧海。

到现在，我才明白，其实，不是蝴蝶飞不过沧海，只是，当蝴蝶千辛万苦地飞过了沧海，才知道，沧海的这边，从来就没有过等待！

我，就好比这只千辛万苦的蝴蝶。

而姜生你，就是这片从来不曾等待过蝴蝶的海。

Contents
目录

Chapter one · 001

自从你离开，我的生命里就剩下了一样事情可做：寻找你，和，等待你。

Chapter two · 033

我是你最亲爱的小孩，却在你最无助的时光里，没有做你的天使。

Chapter three · 056

如果你就是那只小猪，你愿不愿意爱上我，并让我一生都保护你？

Chapter four · 086

我一直以为，他会给你天底下最圆满的幸福。

Chapter five · 112

我就是喜欢你！

不管你是什么人！不管你做过什么！

Chapter six · 149

如果爱情可以转移，我放弃尊严，容忍你因为他而落下的泪，落在我的胸膛。

Chapter seven · 181

如果，这个世界没有你，我的幸福给谁看？

尾声 程天佑：一个人的旅程 · 207

番外 宁信，别来无恙 · 209

Chapter one

〔凉生，我们可不可以不忧伤2〕

姜生：

自从你离开，我的生命里就剩下两样事情可做：寻找你，和，等待你。

程天佑：

佛祖的慈悲，超度不了我们爱情中的结。

只能超度它成灰。

姜生：

自从你离开，我的生命里就剩下两样事情可做：寻找你，和，等待你。我一直都很恨自己，怎么可以将失去记忆的你，留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里，留在一群你完全陌生的人身边？

这个世界上，如果一朵冬菇都不能守在另一朵连根的冬菇身边时，还能期冀谁会对你真心的好？如果连姜生都会遗弃凉生的话，还有谁，肯为你千山万水的，来寻找？

程天佑：

因为懂得，所以慈悲。可是，姜生，对不起。此时的我，面对着此时的你，即使懂得，也无法慈悲。佛祖的慈悲，超度不了我们爱情中的结。

只能超度它成灰。

01 你们俩夫妻可就太阴阳失衡了，需要调理一下内分泌系统。

我不知道如何来讲最近这件烦心事的前因后果——痛苦的失眠，无休止的穿越假想，和举动异常令人崩溃的“冬菇”。

我以为这该死的头疼和失眠，是因为刚刚回到这座旧日的城市，突然孤单；或者是某种难见天光的思念，令我如此。

可是，失眠不可怕，可怕的是在我进入可怜的睡眠状态之后，竟然又在梦里进行我的穿越之旅——其实，穿越是多么幸福的事情啊，如果我能穿越成宋玉的夫人潘安的妻，可是偏偏我每次在梦里不是穿越成罗家英版的唐僧，就是穿越成女猿人！跑到水边看看自己当时的样子，我直接被吓醒了。

然后，继续失眠。天佑很正经地给我提议，姜生，其实，你可以养一只猫。猫是一种很嗜睡的动物，想必，你也会受它的影响，睡眠质量会有很大改善的。

我当时很疑惑，心想，为什么不是养一只猪呢？貌似猪这种东东比猫还嗜睡吧。但是，后来，正在我纠结地思考着，到底是养猪还是养猫才能更好地改善我的睡眠时，“冬菇”一马当先地闯入了我的生活——确切地，应该说是，一只猫，闯入了我的生活，然后，我将它命名为“冬菇”。

事情缘起于某次与金陵一起逛街。

四年的时间，不是很长，但足够我们的年少时光沧海桑田。四年前走在这条街，我的身边有两个很好的姐妹，一个是飞来飞去的小九，一个是恬静温柔的金陵；而四年后，那个总是豪气冲天的小九，就这么消失了，消失在这条街，现在我的手边，唯一可以握住的，只有这个叫做金陵的女孩子的手。

你为什么还要回到这个城市啊？

这句话，本来正是我刚要开口问金陵的，没想到，却被她抢先问起。

是啊，四年前，我去了厦门，她去了青岛。来不及悲伤的时光之中，我们以为这将会是永别。可是，如今，我们俩却又回到了原点，回到了那个曾给过我们伤害的老地方。

我看了看金陵，又眯着眼睛看了看太阳。是啊，为什么还要回到这个城市？

我说，金陵，我和你一样。

我和你一样。放不下惦记的人，放不下过去的事。我总是担心凉生，他在我每日每夜的梦境里，忧伤的表情忧伤的眼睛忧伤的脸。

我还挂念着北小武，挂念着小九，我总觉得他们应该幸福地在一起。既然那么多伤害都一起经历过了，既然喜欢到可以不去计较不去在乎这些伤害了，那么小九，你应该回到我们身边的。还有天佑，我总是想起四年前的火车站，他越过重重人海，跑到我面前，汗水黏湿了他的头发，他拉住了我拖行李箱的手。

我记得他当初手指的冰凉，眼神的焦灼和黯然。还有，他说的那一段长长的表白——“如果一个二十五岁的男人，用这么蹩脚的方式，只为了能跟那个女孩说上一句话，你能明白他的心吗？”然后他就长久地看着我，满眼伤感满眼期望。

每一次，想起火车站离别的月台前的程天佑，我总有一种千山万水的感觉。

所以，千山万水之后，我回到了原地。就像你一样，因为你忘不了天恩，纵然他曾经是一个魔鬼一样的男子。可是，怎么办呢？谁让我们喜欢的人，让我们如此甘心千山万水地追随？

正当我和金陵沉浸在伤感的记忆中，难以自拔之时，突然发现，还有一个小生灵的眼神比我俩还要伤感。是一只灰色的流浪猫。它一直远远地跟着我和金陵，不肯离去。每当人少的时候，它就跳到我面前，看一眼我的鞋子，扬起脑袋，冲我“喵喵”地叫，眼神伤感得让人心碎。

我跟金陵说，你看，我这人不仅人缘好，连猫缘都好！其实，我心里想，会不会是转世的小咪呢，从我的回忆中跑了出来，如此伤感地看着我。但是又一想，不对啊，小咪应该还在天堂等着来世替我做凉生的妹妹的，怎么可能临时变卦变成一只猫呢？估计当了一辈子猫，早已经腻歪了做猫的日子了吧。

金陵奇怪地看着这只奇怪的流浪猫，要知道，流浪猫生性对人很疏离的。她摇了摇头，看了我一眼，说，姜生，八成这只小猫是“脑瘫”，猫里面的智障类，所以，会对你这么亲热！

我越听越不对味，感觉金陵的话里面大有“物以类聚”的味道，有点影射我也是智障类生物的意思。

我为了撇清自己和这只弱智的猫是一类生物，所以，就没有再做停留。和金陵继续前行，一边走路，一边谈论北小武，和他最近醉生梦死的生活。

金陵突然想起了什么，说，姜生，你知道不，北小武最近有新欢了，据说是在泡吧的时候认识的哎。

什么？我吓了一跳，倒不是因为北小武，因为我回来之后，北小武已经跟我介绍了他无数的“新欢”了，估计那都是唬人的。他就是想让我看到，他不惦记小九了，他过得很好。可是，鬼都知道，他怎么可能忘得掉！我吓了一跳的是金陵居然会这么八卦，难道做了记者之后，她也被同化了？

我说，你不是要加入狗仔队了吧？

金陵白了我一眼说，别说这个了，你看我们俩还正被猫仔队跟踪呢！

我回头一看，那只灰色的小流浪猫还是很固执地跟在我和金陵身后，眼神随着我脚步的行走变得越来越伤感，喵喵的叫声也变得越来越哀怨。

我转头对金陵说，别管它了。我又问金陵，那个，北小武的新欢叫什么呀，什么模样啊，多高啊，家在哪里啊？

真唠叨哎，你以为你北小武他妈啊，大姐！金陵埋怨地看了我一眼，说，那个小姑娘名字挺喜庆的，叫八宝，我在秀水山采访的时候见过他们。小姑娘圆鼓鼓的，有点小小的婴儿肥，你可别说哎，她的眉眼里，还真有小九的那种味道！

八……八宝？我看着金陵，心想，小“九”，现在是“八”宝（粥），下一个呢？“七”剑！嗯，七剑下天山。再下一个呢？“六”神（沐浴露）。然后就是“五”谷（丰登）、“四”羊（开泰）、“三”花（聚顶）、二……二百五、一？一根筋！这不，个位上的自然数全都凑齐了嘛！

正当我心里规划着“武哥自然数女子别动队”时，一辆宝蓝色的宝马车缓缓停在了我身边，车窗缓缓地降下来，一张精致无双的脸出现在我和金陵面前。

天佑？金陵看了看车里的男子，笑道，你不是要对姜生进行二十四小时监护吧？程天佑笑了笑，眼睛里流淌着温柔的波光，说，我倒是想啊，只是我们生龙活虎的姜大小姐，怎么可能让我给看住了呢。说完，他看了看我，问，姜生，逛累了没有啊？累了的话，我就送你们回家。不累的话，你们继续逛，我在后面慢慢跟着就是。

算了吧，我可不想被一辆这么拉风的车给跟着，太不适合我们这种平民气质了。说完，金陵就拉开门，上车了。天佑冲我笑了笑，说，姜生，上来吧。

我看了看天佑，淡淡一笑。我知道他最近为什么会总是尾随在我身后，因为很多天前，我曾疯狂地在公路上追着一辆白色林肯跑，因为，我从那车窗里看到了那张无数次在我梦里出现的容颜。

这张脸，曾经让我走过了这个城市的每一条街。

这张脸，让我失魂落魄地在无数个路口，无助地哭泣。

我曾拿着印有他相片的寻人启事，站在每一个繁华的地段，对着来来往往的行人发放，然后深深鞠躬；深深鞠躬，然后继续发放……我请求路过的每一个人，若是见过他的话，一定要告诉我，他在哪里。

可是，在这个城市的每一天每一小时每一分钟每一秒，无数面庞从我眼前

闪过，有冷漠的、有怜悯的、有无动于衷的……但是却没有一张脸庞，是你的。

很多时候，天佑找到我，都会默默地站在我的身边。他曾劝过我，他一定会找到你，不需要我如此盲目地来寻找。可是，我却做不到，安静地等待那不知道何时才会到来的关于你的消息。

很多时候，在我最难过，几乎想要放弃的时候，我总感觉，你就在我的身边。仿佛只要我一回头，你就会微微笑，向我走来，然后拉着我的手，仿佛一切的伤害都不曾有过一样。时间还停留在那一天，你对我说，姜生，回家吃饭了。

你在我的身边。这是我的错觉吗？可是，我总感觉这行色匆匆的人群之中，有你的气息、你的影子、你的味道。

直到那天，我看见了那辆白色的林肯中，有一个像极了你的影子。

你可以笑我，眼花了；也可以笑我，人傻了。所以，我追着那辆车，停不了步子。最终被尾随其后的一辆小甲壳虫疯狂地撞飞在路边。

很多很多的血，从我的身体里流出，就像泛滥的清水河一样。

在那一刻，我迷离的双眼，仿佛看见那辆白色的林肯车停下，看到一双忧郁至极心疼至极的眼睛，看到那张精美的容颜，他紧紧地抱着我，近乎声嘶力竭地喊我的名字，姜生，姜生！

我渐渐地昏迷，那个影子也渐渐地淡去。仿佛一切都是我的幻觉。

当我醒来的时候，只有程天佑心焦如火地坐在我的身边，满脸心疼的表情。他见我醒来，轻轻地唤我的名字，姜生，姜生。

突然之间，我分不清程天佑和凉生的样子。他们的面孔，就这样，在我眼前交替着，一会儿是车祸昏迷前的凉生那双心疼的眼，一会儿又是病床前程天佑这张满是心疼的脸。

我对程天佑喃喃，我说，我看到凉生了，我真的看到凉生了！

可是天佑却说，是你的幻觉，姜生。别骗你自己了。求求你！没有什么白色林肯，也没有那双忧伤的眼！姜生，一切都是你的幻觉！说这话的时候，他的脊背微微地一直，眼睛里散开了像烟花坠落般的苍凉。

是幻觉吗？当时的我，不肯相信。一直沉浸在车祸的瞬间，凉生拥抱我的刹那。所以，我并没有听进天佑的劝阻，而是用尽全身力气摔下病床，企图爬出医院，寻找那辆白色林肯，寻找我所见过的凉生的影子。

输液瓶重重摔在地上，鲜红的静脉血液刹那逆流出身，我受伤的腿

也剧烈地疼痛起来。程天佑绝对没有想到会是如此场面，他一边呼喊医生护士，一边抱起地上的我。

就是在这万般疼痛之中，我依旧不停地呼唤着那个让他整个心都碎裂的名字——凉生！凉生！

所以，自从那场意外，我康复出院之后，每一次外出，程天佑定会在某个时刻开着车出现在我身后。我想，他一定是怕极了那样的车祸，更害怕我随时出现那可怕的幻觉，然后深陷，最终，受到了怎样的伤害自己都不知道。

无可否认，那一次事故，让程天佑极其挫败。他无法想象，只不过是一个幻觉，只不过是凉生的一个影子，都会让我疯狂至此，连性命都可以不要！

所以，很多时候，我和他，都不提及“凉生”这个名字。

他痛。我也痛。

另外，我也不再提及，我曾看见过一辆白色的林肯，看见过凉生，他就我的身边。我知道，这一切，就像天佑说的那样，只是一个幻觉。

一个可以让我毁灭的幻觉！

金陵上车后，看了看一直愣在车边的我，很疑惑，姜生，你在想什么呢？快上车啊！不会是舍不得那只弱智的流浪猫吧！

我刚上车，就听那只灰色的小猫叫声变得甚是凄厉，即使是骨肉分离，估计都叫不出它那种声音来。

天佑皱了皱眉头，看着路边那只“哭爹喊娘”叫个不停的小猫，问我，姜生，你怎么着它了？抢了它的口粮吗，它叫得这么人神共愤？

金陵笑了笑，说，这只猫暗恋上你家姜生了，赶紧开车走吧！否则你家姜生恐怕要变成猫夫人，而不是程夫人了。

金陵的话，让天佑很受用，他微笑着开车离开。

我白了金陵一眼，她总是拿我和程天佑说事。金陵偷偷地笑，在我耳根悄悄地说，姜生啊，你看，我这算不算卖友求荣啊！

我心想，要是真能求荣的话，你还不直接将我挂在钩子上，称两论斤地当我是猪肉给卖了！但金陵似乎看出了我的想法，她笑着说，切，姜生，你真小心眼，看我这么多年来，可是对你不离不弃的！

还没等我好好回味金陵这个“不离不弃”，那只灰色的小流浪猫已经彻

底给我上了一堂课，什么叫“不离不弃”！

——这只猫一直跋山涉水，跟着我回到了家门口！

当我和金陵从车子里下来，再次看到这只灰色的小流浪猫时，彻底震惊了。看着它风尘仆仆地追了我十万八千里后，不得不折服于这猫咪的执着！我心想，难道它如此幼小的心灵也能辨别出我就是它这一辈子难得的“明主”吗？

我问金陵，难道我脸上果真写着：伟大、美好、善良、智慧等等字样？

金陵撇撇嘴，笑着说，我估计啊，你脸上大概用隐形的猫文刻着“我是一条鱼”的字样。

就在那一刻，我决定了，收养它。先不说它这诡异得厉害的执着，说不定，还真如程天佑所说的，它会拯救我这不可救药的失眠呢。

可是，待将它抱回家之后，我换下了鞋子，才发现，此猫对我并不看好，而是一直围着我的鞋子转啊转，不时伸出爪子去碰我的鞋子，试图将它扳倒。

后来，还是程天佑给我解开了谜底。原来这只猫并不是对我那啥啥的“情有独钟”，它之所以这么不屈不挠地跟随我回到家门，原因是，我逛街的时候，不小心，踩到了它原本叼在嘴里却又不小心掉在地上的小块炸鱼。

小块炸鱼啊！你想啊，就这么踩在了我的脚底下，这对于一只渴望了它已久的小猫咪来说，是多么惨无人道的事情啊。所以，那只可怜的小流浪猫，就不时地在人少的地方跳到我眼前，看着我的鞋子“喵喵”叫。

我本来以为它在高呼“明主万岁”！谁知道，这“猫腻”的家伙居然呼叫的是“还我鱼片”！怪不得它会叫得那么幽怨哀婉！它奶奶的！

看着我的脸色极度愤愤的样子，程天佑笑得嘴巴几乎气吞河山，要张到耳朵后面去了。最后，他还不忘挖苦我一番，说，幸亏现在猫咪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了，你还能踩到鱼片，要是搁在它们尚未奔小康之前，你极有可能是脚下踩着“死老鼠”过街了。

虽然程天佑的话让人消化不良，但是好在当时的“冬菇”还是用它千娇百媚的小媚眼将我给收买了。

我收留了它，并很郑重地给它命名：冬菇。天佑对于“冬菇”这个名字充满了疑问，他说，姜生，为什么会是这个名字？

那它应该叫什么？八宝啊？我反问程天佑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嘴巴里居然跑出了北小武最新欢八宝的名字。

天佑笑了笑，说，姜生，你这个小孩吧，就是心里有自己那点小九九的时候，才会这么反问抢白人。这叫什么？狐假虎威，色厉内荏！不说为什么起这个名字就算了，你不必这么强势地来掩饰你心里的那些小秘密。这样会适得其反，让我知晓的。

程天佑的话，让我的心突然不知所措起来，我抱起浑身脏兮兮的冬菇，强辩道，没有啦，不是你想的那样！

程天佑也不再追问，而是环顾了一下客厅，问我，噢，姜生，我昨天给你带来那一捧百合呢？你不是把它们放到卧室里了吧，那会影响睡眠的！

我一边盘算如何给冬菇洗澡，一边看了看程天佑身后的冰箱，笑了笑，说，那百合被我放到冰箱里了，我觉得那么漂亮的花，得多多保鲜，怕它坏得快！

程天佑立刻昏聩，差点扑倒在冰箱上，他说，姜生大姐啊，那是香水百合啊，不是大葱白菜！我服了你了！你以后千万不要把你家冬菇给埋土里去栽培哈，人家是猫，不是真的冬菇！

要你教啊？我将冬菇放到水盆里，但是没想到，它误以为我要淹死它，极力地挣扎反抗……

刀光剑影。人仰马翻。

……战争结束后。

冬菇跳在冰箱上，得意地舔自己的猫爪子；我在程天佑的怀里，一脸猫爪痕，哭得昏天黑地。

后来，冬菇被送到宠物店里洗的澡；而我，忍痛打了狂犬疫苗后，还在程天佑的带领下进去了一家美容医院，看会不会留下什么不可抗逆的伤疤。

那医生估计是某市级领导转行或兼职在这个美容院工作的，他见我一脸一脖子一手的抓痕走进去，还没听我说事情的原委，就很严肃地看了看程天佑，说，一大男人怎么可以留这么长的指甲啊？太没品了吧？

我……程天佑张张嘴，微微握起自己干净整洁的手指。

那医生继续批评：你就是留那么长的指甲也不能用来抓自己的老婆啊？可不是我说你，你这样太不男人了！

可是……医生……程天佑的脸都憋紫了，眼睛里闪过要杀人的光芒。

那医生视而不见，继续教导：你就是非要手贱地抓你老婆，你也不能都往她脸上抓啊！你抓她身上就不用担心伤疤了，而且妇女保障协会也不会

告你虐待妇女！没等程天佑发作，我已经发作了，我说，我是女，不是妇！

那医生掰过我的脸，说，我知道你是女，不是夫！你要是夫的话，那你们俩夫妻可就太阴阳失衡了，需要调理一下内分泌系统。

我当时囧地站了起来，说，你们这美容医院有没有设立精神病科？

那医生就很严肃地看着我说，精神病没有人会来美容的！

我被这个故作严肃的医生快要折磨崩溃了。我说，我知道没有精神病人会来美容，但是我觉得来这里美容的都会被你折磨成精神病。说完，也不想再听这个严肃的医生会蹦出什么让我更接受不了的话，直接拉着程天佑一路狂奔。

此后，程天佑每每跟我提起要带我去美容医院等相关的事情，我必白眼视之。好在天佑没有像小时候凉生那样吓唬我，说我会嫁不出去。

小时候，凉生给我洗脚的时候对我说，女孩子一定要穿鞋子，不然脚会变得很大很难看，将来就嫁不出去了。当时我满眼天真地看着将我的脚捧在手心的小男孩，对他说，我不怕，我有哥哥。当时的月光，是那样明亮婉转，照在我和凉生身上。当时的月光啊，它并没有告诉过那两个相依为命的傻傻的小孩，在很多很多年后的今天，他们会相隔天涯，再也回不到当初，回不到那个月光婉转的夜晚，虫鸣，星稀，小小的他，为小小的她洗去脚上因为奔跑留下的泥巴。

天佑看了看陷入回忆中的我，轻声说，没关系啦，姜生，别难受了。反正你有疤没疤都是那个模样，从来就没怎么好看过！别沉思，装深沉了，估计这辈子也只有我这样好心的人会收留你了！

我茫然地看了一眼天佑，刚刚的回忆与现实世界之间太过突然地逆转，让我不知道自己此时身处何时、身边何人——是那个月光下的小小少年，还是这个容颜精致霸道温柔的男子。

天佑从身后轻轻地拥住我，下巴温柔地搁在我的头发上，说，姜生，不生气了，不去美容医院就是了。反正无论你是什样子，我都会在你身边。无论你什样子。就在那一个瞬间，我的思维和天佑的思维，分置在相异的时空。他不知道我的所思，而我，听不懂他的所言。

02 痛苦的失眠，以及那只叫“冬菇”的横行乡里的猫。

虽然没有去美容医院，但是我的脸居然神奇地好了起来，没有留下丝毫的

疤痕。北小武围着我的脸看了半天，我以为他要表扬我的皮肤多么神奇，没想到他居然说，你家那猫爪子也太神奇了，居然练成“踏雪无痕”这么高深的武功。

于是，整个白天，他都在我家，端着冬菇的猫爪子左右琢磨。

我问他，听说，你最近有了新欢啊？叫八宝？

北小武仰起脸，看着我，说，绯闻！绝对是绯闻！是不是金陵那个狗仔队告诉你的？我就知道是她！

我说，好了好了，就算不是你的新欢，那个八宝是什么样子啊？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啊？这个，你总该跟我说说了吧？

北小武用看小八婆一样充满鄙视的眼光看着我，说，切，一边去，八宝还能是什么样？跟你家冬菇一个样，一个鼻子两只眼睛。

哦，原来北小武的新欢长得跟猫一个模样啊，这是我最初对八宝的印象：猫一样的女子。这令我突然想起了小九，小九偶尔也会透出猫一样的妩媚来。

但是，关于他是怎样认识八宝的，北小武一直不肯告诉我。好像是一件极度不可告人的事情一样，会令他脸面全无。

整整一天，我们三个，北小武、我、冬菇，一起挤在阳台上。北小武的屁股可真大，我和冬菇不得不紧紧地靠在一起。

北小武说，姜生啊，你说，我要是把你和冬菇一起推下去，你俩谁先死啊？

他果真是乌鸦嘴，在这么美的白云蓝天之下，居然还能想出这么变态的事情。难道是小九的离开，让他整个人颓废到满脑袋只有死亡两字吗？奶奶的，真烦躁！

正当我想抬手拍他的脑袋的时候，一个冷冷的声音从我和北小武身后响了起来，他说，我私下认为，小武同志，你会先死的！

回头，只见程天佑靠在落地窗前，阳光跳跃在他弯弯的睫毛上，如同热烈的火焰燃烧在他幽冷的眸子里。他冷冷地看着北小武。

北小武也斜视了他一眼，转头问我，前妻！你不是说，你自己住在这个房子里吗？你不是说你们俩关系纯洁得像富士山一样吗？怎么程天佑会有你房子的钥匙啊？敢情，你还真和他姘居了啊？奶奶的，我想通了，你说的“富士山”，不是说纯洁得像富士山上的雪吧，是说你俩的热情就像富士山喷发吧！

下面……

毫无疑问。理所当然。

就是他和程天佑每次见面，只要时间允许，都会例行的公事：相互翻白眼，冷眼冷语，撕扯，推搡。就差随口吐对方唾沫了。

我就在一旁手足无措。冬菇却恰好相反，很悠闲地看着他们俩的“厮杀”。直到北小武落败而逃，被厮杀到楼下，冬菇还会很恋恋不舍地看着这个落败的男子离开。到此为止，电影结束。冬菇还意犹未尽。

就这样，冬菇，凭借着它特殊的矜持和骄傲，霸占着我的生活。

起初，我以为，冬菇会对我有感恩之心，毕竟，我结束了它颠簸流浪的生活，让它衣食无忧地生活在我的屋檐下。

每次，我带它去我和金陵合开的花店的时候，它就会开心得无与伦比。

当然，金陵只是入股而已，大多时间她都在忙碌她所热爱的新闻事业，而我，就是标准的“卖花女”。

冬菇酒足饭饱后，会时不时蹿出街道，对着街上几只被主人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小女猫，摆好pose，抛抛媚眼，耍耍小帅，叫叫春。但是，很显然，冬菇并没有因此而对我心存感激。相反，它可能觉得，就是我给它的生活太安逸了，导致它“饱暖思淫欲”。淫欲就淫欲吧，而我又死活不肯为它再收养上一堆小女猫，供它老人家三宫六院七十二猫妃，长乐未央。

拜托，冬菇大哥，这又不是封建社会，父母包办婚姻。你要幸福，就得自己去寻找，不要动辄把这些生活的不如意都推到你姜生姑奶奶的头上来。想到这里，我特鄙视地看了它一眼。

冬菇大概是看出我心里对它存有的鄙夷，正好有一天，金陵生日时，玩得太晚，所以我没有去花店接冬菇，而让天佑将我直接送回了家。

于是，隔日清晨，在我到花店，打算给客人送头天刚刚包好的花的时候，眼前的景象把我吓得差点再次穿越成女猿人！乱花满地，一地凌乱。乱花丛中，冬菇在丛中笑！金陵过来的时候，我正在和冬菇掐架。我关着店门，追打冬菇。金陵一推门，冬菇敏捷地蹿出了店门。

金陵看着这一地狼藉，先是吃了一惊，后来摇头，叹息，说，来吧！黛玉，咱俩一起玩葬花吧。

要么说，语言是一门多么伟大的艺术，金陵的话，给我的心灵造成了太大的损伤，尤其是她最后补上一句：姜生，今天咱们花店的损失归你啦。